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李克建 / 著



追寻教育研究之道

——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



EXPLORING THE 'TAO'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METHODOLOGY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李克建 / 著

追寻教育研究之道

——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



EXPLORING THE 'TAO'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METHODOLOGY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教育研究之道——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
李克建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12

(光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2000 - 4

I. ①追… II. ①李… III. ①教育研究—研究方法
IV. ①G40 - 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0940 号

追寻教育研究之道——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

著 者: 李克建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钟祥瑜

责任校对: 周飞亚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1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毫米 1/16

字 数: 336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2000 - 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总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荣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发扬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



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坚持“政治立会，活动兴会，科研强会，外联社会”的工作理念，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首先，针对十七大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新思路进行马列主义的现代理论阐释的需要，联合有关单位启动了“马列专项课题”研究；其次，针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启动了“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课题研究，以及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再次，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同时，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开展社会经济重要问题的理论以及对策研究；另外，我们连续数年关注民情、民生，开展多项重大省情调研；在浙江历史人文研究领域，我们启动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按“今”（浙江当代发展研究）、“古”（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人”（浙江名人研究）、“文”（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的布局深入组织研究，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浙江学术的优势和特色；等等。在学术研讨方面，以“当代浙学论坛”为龙头，整合各省级学术团体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通过系列化的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等方式，交流当代浙江学人的最新成果，昭示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营造健康、有序、活跃的学术氛围，推进学术创新。

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性载体和平台，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当代浙学论坛、重大省情调研、浙江学术名片等八大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以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



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止2008年，已资助了351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我们将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并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之纳入了《光明学术文库》。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文丛的学术质量，既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也有赖于每年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严格把关。因此，文丛的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的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既要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要面向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更要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服务浙江现代化建设。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的发展道路，并在各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09年3月

序

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水平与境界。初学的研究者多关注研究对象，关注研究内容，而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开始关注研究方法。许多人都知道研究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掌握了好的研究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然而，研究还有更高的阶段与境界，那就是对研究方法论的关注。方法论是研究过程背后的支撑力量，它能够使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之间更加适切，使研究更加完善。方法论的自觉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一定的方法论进行探究和思考。这是研究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表现。

本书正是从方法论的视角切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的。无论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是教育研究本身，都是高度复杂的，而把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就更具有挑战性。作者在广泛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恢宏的理论视野和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以及教育研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作者为我们细致梳理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与转换脉络，详尽分析了它们对教育观念的挑战和对教育研究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及其运用。这对我们深刻理解今天的教育和教育研究，对我们更新教育观念、推进教育实践、提升教育研究方法论意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李克建是我的学生，他对教育哲学思潮与方法论一直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并且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揣摩和运用。他非常注重关系思维，能够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的关系，结构



主义、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与教育研究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对相关问题展开多层面、立体式的探讨。同时，他具有辩证思维，能够从不同方面、不同的立场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不致使认识走向极端，从而使研究和论断尽量保持客观公正。另外，作者非常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沟通，同时注意通过个案分析来揭示和证明所探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研究方法论水平。

学术研究是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也是对个人内在精神生命的修炼与升华。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是与他的个人体验与生命历程密切联系的。在研究中，作者镜鉴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与精神困惑。因而，研究是切己的，而不是异己的。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外部世界的难题，也是为了走出主观世界的困境。正因如此，研究才能够做得深刻，做出境界。好的研究，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和人们的认识不断得到提升，进而至澄明之境。读者如果能够以这样的视角来阅读本书，可能会有更多惊喜的发现；如果能够把这本书与自己的个人经验与精神世界联系起来，可能会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

2008年，李克建的这篇论文脱颖而出，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充分证明了其学术价值。经过三年多的进一步研究与修改，现在更加严谨完善。值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谨以此文为序，希望他在学术道路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黄志成 教授 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所长

2010年9月18日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缘起与意义:对教育研究之道的追寻	/ 1
一、缘起:遭遇“结构”	/ 2
二、视角:教育研究方法论	/ 16
三、本研究的方法论	/ 33
第一章 结构主义:从“主体”到“结构”的视角转换	/ 39
一、“主体”的困境	/ 40
二、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43
三、结构主义的主要观念及其对教育的挑战	/ 62
四、对结构主义的简要评价	/ 71
第二章 探寻教育的秘密:结构主义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 74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 74
二、结构主义教育研究:路向与谱系	/ 88
三、结构主义视野下的教育研究:以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为例	/ 97
四、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 122
第三章 后结构主义:从“结构”到“解构”的视角转换	/ 134
一、“结构”的困境	/ 136
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	/ 140
三、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念及其对教育的挑战	/ 167
四、对后结构主义的简要评价	/ 180



第四章 解构与批判: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182

- 一、解构之道: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 183
- 二、福柯:考古学、谱系学与教育研究 / 187
- 三、后结构主义教育研究:路向与谱系 / 206
- 四、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 232
- 五、连续与断裂:从结构主义教育研究到后结构主义教育研究 /244

结 语 在跨文明对话中探寻教育研究之道 / 248

-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种法兰西现象 / 248
- 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道家思想的跨时空对话 / 251
- 三、在跨文明对话中探寻教育研究之道 / 261

参考文献 / 264

后 记 遭遇与逃脱——个人教育经历的解构之思 / 279

致 谢 / 284



绪 论

缘起与意义：对教育研究之道的追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

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无疑是对“教育研究之道”的追寻。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冥想那“玄之又玄”的“大道”，面对着教育研究的“众妙之门”，我常常困惑不已。

也许，西方的智慧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不无裨益。

海德格尔以希腊语“*aletheia*”来解释“真理”，视真理的本义为“无蔽状态”，而真理“是要进行揭示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解蔽”或“去蔽”。因而，揭示真理即意味着“把存在者从晦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来看”（海德格尔，2006：252）。然而，语言是真理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对于真理却有双重性：它既有可能有所揭示，也有可能有所遮蔽。（海德格尔，2006：259）所以，海德格尔视真理为解蔽与遮蔽的统一。也就是说，人在用语言揭示（*reveal*）真理的同时，也会遮蔽（*conceal*）真理。因此，海德格尔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转引自孙周兴，1996：221）。真理是人与存在者彼此之间的开放与刹那间的相遇。在人自以为发现了亘古不变的真理甚至抓住了真理的时候，真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人与真理的关系，“盲人摸象”亦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空间，对于真理本身而言，也只是“盲人”而已。因此，我们每个人穷其一生，如能摸到真理之一角，那也已是万幸了。因此，野心勃勃地要去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永恒真理，大可不必；夜郎自大地宣称“绝对真理在我手中”，更是已经谬之千里了。



在“大道”与“真理”面前，人永远要谦卑与虔敬。在智慧的灵光闪动之间，在那“玄妙之门”的开合之间，如能一睹真理之容，不必拥其入怀，亦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所有的艰辛与劳顿便不值一提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因此，我将怀着谦卑与敬畏之心，欣然走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一、缘起：遭遇“结构”

自读研以来，我就进入了一个思想的迷宫，遇到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学派”、“思潮”。这些不同的思潮和流派的观点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同时也使我的思想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危机。许多原有的不假思索就信以为真的观点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检视，并进而被抛弃或者得到修正、丰富与提升。思想内部这种反思与批判、颠覆与重建，在整个读书过程中一直持续。

而其中，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遭遇”是最为迷人、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正是这种最初的心动与痴迷激发了我进行本论文研究与写作的灵感。一次偶然的机会，导师送了我一本他参与翻译的著作，英国教育学者吉布森（Rex Gibson）的《结构主义与教育》（Gibson, 1995），我立刻被它观点的新锐、思维的深度和批判之精神所深深吸引。从这本书里，我初步领略了结构主义那别样而精彩的世界，更惊喜地发现结构主义与教育竟有如此密切之关联。后来，在参与导师相关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开始逐渐走进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奇妙世界。在这里，我“遇到”了列维-施特劳斯、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在他们的感召下，我打开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开始了与思想大师们的精神对话，也开始了这段充满坎坷但风景独特的思想之旅。

从结构到解构，大体是一个法国故事。20世纪中叶，在“主义”盛行、学派林立的法国学界，结构主义（以列维-施特劳斯等为代表）基于欧洲的“形式主义”和“结构语言学”纲要，提出以“结构分析”替代西欧传统的以“主体”（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明确打出“反人道主义”旗号，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发起挑战，并成功地杀出重围，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不仅如此，它还对整个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很快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热潮，成为学界主流声音之一。这股结构主义的激情燃遍了欧洲，甚至远涉重洋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是，1968年的



五月风暴前后，结构主义内部发生了分化，许多结构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以不同的方式自觉地与“结构主义”这个标签保持距离，批判结构主义，或者把原来的结构主义运动推向极端，一股“解构”的风尚随之兴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特、利奥塔等逐渐活跃在知识舞台上。结构主义后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被称为“解构主义”、“超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等等。在本文中，我统称为“后结构主义”。无疑，后结构主义者们的思想与著作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历程无疑是激动人心而又扑朔迷离的。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教授弗朗索瓦·多斯的皇皇巨著《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下卷）对这一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权威而详尽的阐述。而其中文版封底上的这段话无疑是对这一历程最为生动精彩的总结：

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时代，法国知识界激情燃烧的岁月。法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磨难。他们曾经喜怒哀乐，他们曾为卑贱者鸣冤叫屈，他们曾为刽子手高唱赞歌……总之是有血有肉的人生，总之是曲折动人的感情，总之是惊涛骇浪的思想，总之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强烈共鸣。思想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恩恩怨怨，思潮的跌宕起伏，道路的波折坎坷……尽在其中矣。他们最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王国，重绘了人类的知识地图，改变了世界的知识走向，成为 20 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弗朗索瓦·多斯，2004a，2004b：封底）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十分有趣，既像父子，又像仇敌。后结构主义像个叛逆的儿子，一心想摆脱父亲的控制，证明自己的能力，也的确以浩大的声势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但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是复杂的：社会与时代背景的复杂、学术思想渊源的复杂、人物关系的复杂、思想方法体系的复杂、影响与反应的复杂、文本的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但正是这种复杂性吸引了我，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在更进一步的探讨之前，应该首先明确什么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但想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这两者，其中无论哪一个，都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潮和运动，而并非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都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而是结构分析或解构方法在众多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几乎可以说，有多少个结构主义者、



后结构主义者，就有多少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并且，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这些称谓本身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也都有指代不明、意义含糊的地方。因此，这里与其说是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进行严格的界定，不如说是对它们进行多层面（但绝不是最全面）的描述与阐释。

（一）什么是“结构”？

当然，在弄清“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结构”，因为“结构”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共同指向，不过意义完全不同：对结构主义来说，“结构”是探究的目标，是要解开的秘密，是真理的所在；而对后结构主义来说，“结构”是攻击的靶心，是控制性的力量，是要打碎的牢笼。

结构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结构”（struc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它是从动词“struere”（构成）一词演变而来的，最初只具有建筑学的意义，指的是“一种建筑样式”。在17、18世纪，“结构”一词的含义拓宽了，也被用来类比活的东西，如人体或语言；渐渐地，“结构”被用来描述“部分构成整体的方式”（弗朗索瓦·多斯，2004a：序言，7），因而也能够用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结构了，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地质学和数学的结构。法国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来源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①和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认为可以用某种基本结构（或系统、或模型）来解释任何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可以是人的身体、人的思维、社会本身、语言或文学、数学、神学、自然界，几乎是任何现象。（Gibson，1995：14）

各派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从既定的语言结构（系统、模型）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领域的现象。他们对结构概念的解释远未达成一致，但在如下几个方面有一致之处：第一，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作为系统、整体的结构正体现了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和阐释这些关系，就可理解所涉及的领域的各种现象。第二，结构既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也不

^① 但是索绪尔本人很少使用“结构”一词，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只有三次用到“结构”一词（弗朗索瓦·多斯，2004a：序言，8）；他使用更多的是“系统”。



是人的头脑主观臆造的，而是一种超越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存在。第三，结构可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第四，结构的存在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主体（个体）是受先在结构的制约的。第五，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大都否定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是一种超越了时间性的存在。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是由诸多部分组成的，这些部分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重要的是结构的整体性，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是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的；因而个体只被看作整体结构中的诸“节点”，它们只能起传递“结构力”的作用。（李幼蒸，1996：105）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不是由“事物”组成的，而是由关系组成的，事物不过是关系的支承点。由此，西方社会长期奉为神明的个人主义所宣称的“主体”、“个性”等概念也失去了意义。

皮亚杰指出，“结构”是一个包含着若干转换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结构具有相对封闭性，因为它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结构又是普遍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结构并不“客观地”存在于客体之中，结构是由（认知的）主体构造出来的，但是“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1984：2~11）。这些是大多数结构主义者们都承认的。

但是关于“结构”从何而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预成论，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认为结构是先在和先验的，具有永恒性，与历史甚至时间以及事物的功能均无关系。因而持这一观点的结构主义者反对存在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庸俗进化论与功能主义。第二，偶然创造论（或涌现论），以福柯为代表，他通过“考古学”发现，“结构”不过是从主体的或人的“褶皱”内部涌现出来的，历史不是连续的，而是不同结构之间的断裂。第三，构造论，以皮亚杰和布尔迪厄为代表，他们认为结构是从某种构造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本身就是连续的构造过程的暂时的结果。持这一观点的结构主义者，强烈反对预成论的先验论色彩和静止的结构观，承认主体在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结构随着历史与时间而不断演化，并且承认结构与功能相关。我本人倾向于认为，进行结构化思维的能力是先天的，结构（如社会结构、人类思维结构、语言结构、文化结构等）对于个体（主体）而言也是先在的，但对于个体而言，思维结构和心理结构有



一个从无到有、从潜在到实现的不断生成、发展、变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各种结构（如社会结构）的延续与演化也离不开行动者的参与，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由上可见，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与日常所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所获知的“结构”概念，多半是属于事物的外表和形状即量的方面，属于可观察和可感知的经验层面；而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是抽象的和内在的，接近于事物的普遍本质，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说就是“超越经验”的“深远的实在”（引自高宣扬，1990：97），是一种非感性的客观存在。

同时，结构主义者认为，世界的结构性不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是人脑结构化潜能对外部混沌世界的一种“整理”和“安排”，由此世界上才出现了“秩序”与“意义”。也就是说，“结构”是先天具有的心理潜能，是主观赋予客观现象的结果。“结构”不是外在于“我”的，而是隐含于观察者本人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这种内在感受的系列与模式就是“结构”。因此，结构主义的结构观超越了西欧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结构既不是完全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与统一。

结构又有表层与深层之分。可以说，结构主义者基本可以说是“结构还原论者”：他们试图从一切研究对象中先找出表面的（即可观察的）结构（如各种社会关系，神话与思想的诸关系系统），然后再去探寻诸不同表面结构所共同依附的、具有支配性的深层结构，而深层结构则存在于神秘的“无意识”之中。

在这里，我们还要辨析“结构”、“关系”和“模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关系是用来建立能够显现社会结构本身的模型的原材料。社会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归结为在一个既定社会里观察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列维－施特劳斯，2006a：297）也就是说，结构是由关系构成的，但绝不是关系的简单相加。结构与模型的关系更为接近。结构是一种方法，是建立以来的一种分析模型；模型本身也是结构分析的对象。但模型必须满足下述四个条件，才可被成为结构：首先，一个结构表现出系统的特征。对于它的某一组成成分作出任何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其次，任何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对应于同类模型内的一个模型，以致所有这些变化加起来便构成一组模型。再次，上述特质使我们能够预见，当



模型的某一成分被更改的时候，该模型会如何反应。最后，构拟一个模型应当使其运行能够使它解释全部被观察到的事实。（列维－施特劳斯，2006a：298）

（二）何为“结构主义”？

弗朗索瓦·多斯曾不无夸张地说：“结构主义一词，既令人热血沸腾，又令人芒刺在背。”（弗朗索瓦·多斯，2004a：序言，7）的确，要想弄清“什么是结构主义”是相当困难的。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曾说：“实际上，不仅结构主义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而且包括那些无论是愿意还是被迫接受结构主义这个标签的人，都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可以肯定，某些人在一些确定的领域如语言学、比较神话学里运用结构的方法，他们知道什么是结构主义。但是，当越过这些非常确定的领域的界限时，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我不能肯定是否值得尝试给当时人们所说的结构主义重新定义。”（福柯语，引自杜小真，2003：484）所以，这里我并不算对结构主义进行严格的界定，只是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必要说明。

首先要声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结构主义”并不仅仅是指为我国的教育学界所熟悉的皮亚杰和布鲁纳的认知心理学的结构主义，而主要是指法国的结构主义，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哲学社会思潮运动。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在巴黎兴起。但应当指出的是，结构主义绝非完全是一种法国的创造物，应该把结构主义运动放在20世纪初以来整个欧洲的形式主义思想之中来探讨^①。（见Peters，1998：3；杜小真，2003：484～485）法国结构主义的源头之一是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诗学和叙事学，另一源头是大致同一时期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供的结构语言学方法论；它们汇合后经过布拉格（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向巴黎中心转移。结构主义到了巴黎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和世界性的声誉及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开始

^① 这是米歇尔·福柯在与G. 罗莱的一次访谈中所表达的观点，该访谈以《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1983年发表。福柯指出，形式主义从总体上可以说是20世纪欧洲最强大、最多样化的思潮之一。福柯把结构主义看做是形式主义探索的新形式和新模式，并把60年代法国和西欧的结构主义运动看做是对某些东欧国家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努力的一种回声。见杜小真选编（2003）．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484～485页。